

在台波逐五十餘載 (廿一)

從沒有家的家鄉流浪到有家的異鄉

● 郎萬法

4. 拒收天衣佰伍拾萬

天衣纖維工業公司，其公司名稱所以叫天衣，可能衝著「天衣無縫」這個名詞想出來的。開始主事人董事長是張偉勳，總經理是孫樹都。先不問天衣製品是否天衣無縫，完美無瑕。由於主事人想法懸殊，性格不同，做法不一致，日久天長，無縫也會有縫。筆者以會計師身分，跟張偉勳與孫樹都二位打交道時，就感覺到他們行事風格互異，張氏保守仔細，動作緩慢，一顆常用的私章，始終放在口袋，而不肯放在抽屜。孫氏精明幹練

，隨便一樁事項，交談之下，都能言之有物，甚而有憑有據，叫你無法反駁。有一年在臘鼓頻催之際，華江公

司董事長孫延慶，想為天衣作和事佬，爰邀天衣股東在華江開會，本人被邀列席，坐在張偉勳身旁，開始你一言我一語，說著說著吵起來了，孫樹

都拿起茶杯，想朝著張偉勳方向摔來。說時遲那時快，我趕快阻止說：「十冬臘月，快過年了，若扔到我頭上，腦袋開花，我怎麼過年。」吵了半天，最後還是不歡而散。

記得有這樣三句格言：君子有三

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天衣公司老闆們，開始在門，後來在得。門的關鍵就是患得患失。由於孫樹都與張偉勳處不來，經過一番協商，張偉勳退居幕後，改由孫延慶任董事長。雖然重新整合，仍舊糾纏不清，結果孫樹都與孫延慶雖是兒女親家，也弄的很不愉快。我郎某人也不知跟著蹣了多少趟渾水，調解了多次，總是一男女平等，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曆，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一度孫延慶還想找不才我來當天衣董事長，可見「曹

營」的事，實在難為。最後走向徹底結束一途，不管工廠用地，或是墳山用地，一律出售，才露出了些許曙光。爭來爭去，七、八位股東，總算同意買方所出的價碼，這時候矛盾才算統一。由於土地有各種地目，什麼林地、雜地、防洪地、農地、學校用地、工廠用地、住宅用地等等之別，其價值跟著地目大有不同，如果是防洪地、農地或工廠用地，若能變更地目，改成住宅用地，一夜之間，黃土變成金。例如鴻禧山莊的建地，是否由變更地目而來，就要問當時的當道李登輝了。天衣公司股東們時來運轉，都有好命，當年壹坪幾百元買進，地目變更，現在是幾萬壹坪賣出，財源滾滾，近萬坪土地，一下子五億多進賬，等於坐享其成，不勞而獲。不過五億多元所得，既係淨利，其中金額一半以上，要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以及個人綜所稅，剩下的可能不到一半。於是乎又找到我們會計師事務所，

問我們如何是好，可有省稅之道，經過我們會計師們依法研究的結果，在租稅規劃上，尚有節稅途徑。稅，多少還是要繳點，不過在整體上可以少繳不止兩叁億的稅金。記得孫樹都先生當年還向我聲稱：「這樣規劃，是否違法！」迄時過景遷，都照著規劃步驟分錢，並未多繳稅款時，孫樹都先生卻忘記擔心違法，也未肯仗義執言，給我們這批絞腦汁的會計師們，倡議給予多點補償。換言之，迫他們照會計師們指示，按部就班，進行之後，毫無意外，並未多納一半以上的稅金，幾乎五億全額分配給所有的股東時，欣慰之餘，卻忘了應合理分給會計師事務所，這些會計師們分內應得的報酬。讀者須知，會計師的產品，就叫「智慧財產」。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軍隊作戰，將帥有頭腦，指揮正確打勝仗少死人。庸材將領，指揮錯誤，多死人打敗仗。所以說，智慧財產，何其重要。

所謂租稅規劃，就是有道行熟稔經緯萬端稅務法規之會計師們，再凝聚智慧，給工商界做節稅或避稅的措施。但這種措施，絕非幫助逃稅。簡言之，節稅，即納稅人可利用政府在租稅法規中，賦予減免之獎勵，或選擇之機會，經由最適當的安排與適時辦理，而發揮減輕稅賦的效益，不但法律所允許，且符合政策之推行。比方說：早年獎勵投資條例，對投資創設之生產事業，可免徵五年營利事業所得稅。但這裡所謂生產事業僅限「股份有限公司」。若係「有限公司」雖屬生產製造業，仍舊不得享受五年免稅，若不知道這份竅門，就要多繳五年營所稅。反過來我們會計師知道這項規定，就可以規劃製造業之有限公司，重新組合改頭換面，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即便年年賺錢，五年之內，營利事業所得稅，則全部免繳。

至於避稅，係納稅人利用稅法漏洞，以取巧方法，達到少納或免繳租

稅的一種行為。但並不違法，如經發現，政府再修訂稅法，予以杜絕。例如，員工伙食費在一千八百元範圍內，可用費用列支。於是你的工作單位，便將你的薪資中的一千八百元改用伙食津貼，不作你的薪資收入，則可以減少你的稅負。這就等於避稅。

至於逃稅乃以詐欺欺騙手法，或以不正當手段，企圖減輕稅負之行為，不但違法，一旦查獲，一定重罰。

像漏開銷售發票，既可少納營業稅，更可少繳所得稅，這就是逃稅實例。

話再說回來，我們會計師付出一番心血，找到方法替天衣公司完成這樁節稅任務，結果白白忙碌一場。肇因怪我太相信天衣股東的人格，以為習慣成自然，總認為大老闆們不會小氣，自不必白紙黑字寫明。當然一般常規，自然要寫委託書，言明，做不成只拿鐘點報酬若干，規劃順利，則依照節省稅負數額，提成若干。這樣做，跟律師代委託人打官司討債訂約

：前金是出庭費，勝敗都要。後金則係勝訴按追回債款金額提，多則對分，律師拿一半，少則律師拿三成或兩成。我總覺得這樣做，太形式化了，一點人情味都沒有。況天衣公司所有的股東，都是多年老友，其中楊啟明、孫延慶兩位先生，還是我的舊掌櫃，原則上應該財分天下，絕不會自私自利，所以根本未做計較。結果不然，等於都是蠟燭，不點不亮。不但對我們並未心存感激，大大方方提成答謝。萬萬想不到，事情告一段落後，孫延慶先生叫他的會計主任賴清炎先生送來一張拾萬元支票，表示答謝之意，本人我二話不說，退回不要。後來他們猜想，十萬不要，大概嫌少，於是孫氏與張偉勳研商，加碼到新台幣壹佰伍拾萬元，不佞我還是照退不要。孫延慶先生納悶，財寶動人心，壹佰伍拾萬，不算小數，即某人難道真是想盡義務一忙幫到底不成！為了不叫他們悶葫蘆，乃打開天窗說亮話

，利用他們股東多數都在場的機會，記憶中有孫延慶、張偉勳、楊啟明、王志遠、趙仁賢以及孫樹都的公子，好像還有孫日昇代表孔憲德。請他們好好聽著，我大聲發話了，少不了話中帶刺。我打比方：「先不說外國會計師、律師，你請他吃飯，同時商量事情，這頓飯局的時間，也照開賬單算錢。也不必講一般律師代打官司有前金、有後金，打贏了提成若干。就拿北方幫做生意為例，多半年終拉紅單看看賺了多少錢，在總數中先用出一成或二成給夥計，然後將贖下的，再分給東（股東）多少，西（掌櫃們）多少。在座的各位，都當過夥計，也都當了掌櫃，都有經驗，應該心裡有數，我們會計師竭盡心思，替你們嘔心瀝血！這就當是你們的夥計好了，既然替你們省了兩叁億稅金，就等於替你們淨賺了兩叁億。這種貢獻，難道還趕不上跑腿的小夥計嗎，夥計們可以分一成、兩成，我們半成也未

分成，這公道嗎。俗語說，見者有份，你吃肉，我們連點湯都喝不到，這公平嗎！先給我十萬，我不要，又給我壹佰伍拾萬，猛一看是個大數，可是跟兩叁億相比，就不成比例了。最低限度拿出叁仟萬給事務所，才像那樣一回事。我若收下這壹佰伍拾萬，做為私有，豈不等於婦女守了一輩子寡，臨老養漢（偷人）。在一千多員工面前，我不可能歸為己有，這是天經地義。若繳賬歸公，請問，我們每個月要發幾乎上億元薪水的事務所，替客戶一下子省了幾億元稅款的業務，僅得壹佰伍拾萬元，豈不等於九牛一毛，不成比例，太『小兒科』了吧，

同事們會笑我懦弱無能，小廟鬼，受不了大香火，擺不上檯面，根本領導無方。所以只好乾脆來個腰板直直的，拒收不要。叫你們這些老闖永遠欠我一個大人情。」

現在我們把錢都分光，不好往回收，你看怎麼辦。」我回說：「涼拌，真叫我涼了一半！」就這樣大家啞口無言，包括楊啟明掌櫃在內，亦一言不發，如此這般糊裡糊塗胡弄過去，區區真未想到他們如此摳門兒。

我安慰自己，錢再多，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錢夠用就好。記得有這樣諺語：「莊稼錢萬萬年，商人錢當輩完，貪污錢隨時掀。」這表示來的容易去的快。我也看過大肚佛兩旁一副對：「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佛口常笑，笑世間可笑的人。」這副對聯，可能是我們兩造最好的參照。

5. 為夏大使白忙一場

國家駐外大使這個頭銜，據夏大使功權兄跟我說：「不管任內還是卸任，可以永遠稱大使」。換句話說，可以榮封一輩子。我跟夏大使相識，是從李明珠女兒何莉莉邀宴時，在酒席上認識的。那是李明珠從香港來，

女兒女婿孝敬媽媽，特別為媽媽洗塵，請這位大使姑表親娘舅一道歡聚，也把我這位不是親來相似親的伯伯伯找來奉陪。我跟夏大使就這樣一遭生兩遭熟，逐漸變成朋友了。實際上，我們未相見之前，已經神交久矣，並且我老早就見過夏母李太夫人。那時候台北市還未開闢敦化南北路，夏老太太在我記憶中可能住在現在的敦化北路富錦街附近。記得李明珠第一次專程自香港來探望姑媽夏老太太時，夏大使那時節還在紐西蘭大使任上，老夫人一個人居住，另有傭人照看。明珠就下榻在夏老太太住處。翌日李明珠與本人通話後，我便立刻按地前往。一來與李明珠把晤，二來也向明珠的姑媽請安。時近晌午，當然也要給李明珠接風，同時也邀老太太一塊小敘。餐罷，明珠建議到寒舍看看，那時節不佞剛搬到凌雲大廈。到達後，李明珠又提議跟老姑媽就在舍間搓上幾圈麻將玩玩，為了湊數，也把

我內人湊上，於是乎三女一男，玩起來哉，這叫著「三娘教子」。記得為打牌而編的一首打油詩：「東西南北

本門風，白板發財碰紅中，自摸嵌當獨一聽，槓上開花門前清」。牌桌上有說有笑，老太太很隨和，端莊慈祥，很有長者風範。這一日大家吃喝玩樂，都很稱心。跟著李明珠又異想天開，叫我陪她去逛橫貫公路。她想見識一下鬼斧神工的太魯閣。我不肯，聲稱：「你是有夫之婦，我是有婦之夫，一男一女單獨兩人同遊，瓜田李下，傳出去，無事也生非，萬萬不可。」她說：「那有什麼關係，都兒女成群，你老郎藉題發揮，好小氣。」本人平生最怕人家說我小氣，她用這種字眼，等於使用激將法，小可只好有勞拙荆當一次電燈泡，三人行飛花蓮遊太魯閣，登梨山、臨日月潭、拜八卦山大佛，三天兩夜，玩的痛快。回來後，問明珠：「老郎不小氣啦吧！」說起來，我跟李明珠究竟是什麼

關係，請參見中外雜誌第四五期，郎撰「為明珠世友做冰人」一節，這裡就不多贅述了。

又一次李明珠自香港來，王次長紹堉兄特地叫本人邀李女士與王次長小聚，以便相互認識。由於他們之間亦係表親，只不過未見過面而已。於是小可遵命假圓山俱樂部西餐廳，僅限你我他三人餐敘，相見甚歡，彼此從此又多了一層關係。

迨夏大使紐西蘭任滿，榮歸之後，在下跟功權兄與李明珠女士我們港台之間，走動的就更頻繁了。你來我往，大宴小酌，經常有之。甚而有一次李明珠與良人何世友老兄雙雙蒞台，接風洗塵，為了要鄭重起見，不佞就在住所僑福大廈頂樓俱樂部專廳設宴，陪席嘉賓中，自然邀有夏大使功權、王次長紹堉兩位老兄賢伉儷以及其他鄉親學長參加譙飲。那一夜，真有點古人文章中所謂：「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

園，序『人倫』之樂事。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浮生若夢，為歡幾何』」。那一餐，餐桌上雖然前陳，觥籌交錯，你敬我，我敬你，祝福之餘，又閑話家常。真的為歡幾何，氣氛相當融洽。宴罷，散席時，在晚安與怠慢聲中，各自歸去。來山胡洞清先生不幸過世，胡氏與夏大使是連襟，為了遠東航空公司淨值之計算，為了胡洞清持有私產之衡量，如何申報遺產，種種問題，頗為棘手。尤其胡先生個人收藏古董花瓶曾刊載在月份牌上，眾所週知，價值連城。絕對不可漏報而受罰。另外遺產如何分配也煞費周章。由於胡氏有一兒三女，還有後來的妻室魏女士均各有立場，都虎視眈眈，且主張不同。於是夏大使找上我這位會計師為他們策劃。旨在遺產申報能夠順利，遺產繼承能夠公平。這固然是會計師應辦的業務，應該一五一十照章收費。可是由

於與夏大使這層關係，又不好摩下臉，硬要寫委託書，丁是丁，卯是卯，劃分清楚。我自付，大家都是頭有臉樓面上的人，總不會叫你白幹。但後來事實證明，又是白忙豁一場。錢雖未拿到，有關人等，表示感激倒是有的。例如胡氏原配黃少谷先生長女黃女士由女兒陪同在銀行俱樂部為我設宴招待，後來的夫人魏淑娟女士也親自下廚在香港邀我吃過兩餐，同時她也對不佞細述款曲，十分親切。我也把當時法令夫死亡時，妻之財產，除辦妥「夫妻分別財產登記」，或有證明在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八日以前取得，否則均須列入遺產申報。這些特殊問題，對她切身全有關係，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結果對酬金是空無所有，以會計師立場而言，又等於黃粱一夢。

我這裡不要厚此薄彼，既未收酬金，為了使讀者大德，展卷有益，多增加點常識起見，爰將遺產申報，應特別注意事項，不妨摘要簡述如下，用為卓參。(一)過世六個月內，要申報遺產稅，必要時可申請展期三個月。(二)申報遺產內容填寫之依據：土地按公告現值，房屋按房屋稅評定現值，亡故者名下持有股票，上市的按死亡日收盤價，未上市，按接近死亡日之資產負債表上的淨值核算。古董字畫，先例舉申報後由專家評估。(三)如死亡前二年內贈予之財產，仍列遺產申報。(四)銀行保險箱，死亡後應會同稅捐稽徵單位開啟。(五)申報遺產有免稅額、配偶扣除額、子女扣除額、喪葬費、未償債務、未繳稅款等，都可列為減項。由於扣除金額常有變動，不便列示數字，需要時，可逕向稅捐單位查詢。

總之，在法治國度，一切依法，不依法辦理，若大而化之，則有被處罰之虞。繼承人自己不懂，不妨花幾個小錢，找會計師代辦。人不是萬能的，社會愈進步，分工愈精細。該花的錢，就不要吝嗇了，若老想找人套交情，能省則省，這是不進步不開明的想法，我這不是牢騷，應該說是開導話，閣下以為然否。

另外，夏大使在民國七十幾年，為他的公子想於新竹科學園區，開設製造飛機渦輪工廠，這是創舉。為了鼓勵，功權兄邀大家參與，爰有殷之浩、王紹堉以及本人等共襄盛舉，多少都有投資。並由王紹堉兄推請殷之浩擔任董事長。籌備伊始，我認為向政府申辦設立登記，是不才會計師業務之一，以彼此之間的關係，加上本人又是投資人，理應捨我其誰。結果非也，說是這是小Case，不敢有勞大駕。罷罷罷，生米熟飯，也只好認了。這且不言，成立之後，好事多磨，整了好久，也不知開了多少次會，毫無進展，總是外甥打燈籠照舅（舊）。這中間為了墊款，爾虞我詐，還發生了一些無聊的小誤會，險些影響朋友之間的感情，真是何苦來哉。折騰

了快一年，半途又鑽出來一位王昭礦，看名字，與王昭君排行同輩，可是人家王昭君是和番，而王昭礦卻是和稀泥。而這位仁兄初以專家自居，到處串門。其人究竟是大使認識的，還是夏公子介紹的，已記不清楚，整天在我事務所泡，不請自來。一副有來頭的架勢，總想沾點小便宜，後來西洋鏡拆穿，什麼也不是，純粹是說大話的，不知所云。我們夏公子的產品，遙遙無期之後，歹戲拖棚，又拖了些時，仍無績效，只好懸崖勒馬，就此打住，不得不走向結束一途。為了向投資人交代，王紹堉兄又代拆代行找來一位我不認識的會計師，擔任結束查核工作。讀者不要忘記，筆者就是會計師，何以捨近求遠，這裡有什麼因素，我就不得而知了。如果說由於我本身是投資人要避嫌，也應該不恥下問跟不才商量一下打個招呼，並無不當吧。如此一手遮天的措施，似乎教我下不來台，也許王紹堉兄當時

忘記了我也是會計師也說不定。凡事，在節骨眼上，都要往好處想，才能心地坦然，否則，一天也活不下去。所謂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就是這個道理。總之與夏功權兄這項合作，等於畫餅充飢。也可以說用啼笑皆非來形容，不了了之是事實。結束後，又過了幾年，功權兄欠安小中風，我到榮總看他，他向其他探病人介紹我，說我是郎世寧，一下子我成了義大利人，是乾隆皇帝的近臣，三朝元老的老畫家了。可見中風這種病症好可怕，輕則精神恍惚，重則喪失記憶。所以說，錢再多又有何用，還是健康第一。不才嘗對福祿壽禧有所詮釋：什麼是福，個人能吃能睡，兒孫都很規矩，不要操心，這就是福。什麼是祿，有正當工作，賺錢夠用，做人正派，不阿諛，肯助人，經常受到人家尊敬就是祿。官再大，被人瞧不起，指著脊梁骨罵，雖貴為皇帝，又有何用。什麼是壽，不纏綿病榻，能活動

、能娛樂，又能隨心所欲，再能達到耄耋之年，才是壽。半身不遂，就是活到七老八十，還不如死去痛快。什麼叫禧，為人和善，有人懷念你，又肯接近你，敦親睦鄰，家人不鉤心鬥角，闔家熱熱鬧鬧，快樂平安就是禧。讀者大德，倘若認為我這樣獻醜，還有點道理，我們就朝這個方向來努力吧。

6. 為什麼受沈秉鏢騙

空軍將領退役下來做生意，在山東幫裡，我只知道一位是衣復恩，另一位是沈秉鏢。兩位做的生意都很出色，排場都很大，不可等閒視之。衣復恩替老總統駕了多年專機，退伍下來做化工企業，本人我為「山東人在台灣」編工商篇，曾訪問過衣氏，可以說，功成名就，賺了錢還博濟為懷，成立慈善基金會，文武雙全，名利兼收，應該說是一位成功的人物。沈秉鏢是王老虎王叔銘的愛將，退伍下

來開醫療器材生產事業，有魄力，有規模。的確興盛過一陣，而難能可貴。可以說，有成就而未成功。由於好大喜功，結果，功虧一簣，最後家雖未大破，而夫妻卻先後雙亡。雖然對筆者我多少有些欺騙成分，可能是飢不擇食，才出此下策。在下還是原諒他，同時還替他惋惜，可以說他掙扎了半生，最後付之流水。

這裡也許有人會懷疑我遣詞用句不當，為什麼說沈氏有成就而無成功。照一般人說法甚而辭書上的解釋，都把成就與成功看成一個意思。管見則不然，我認為二者應有區別，而且相差相距還很大。比方一位中學生寫了一篇作文，被老師贊賞而刊布在佈告欄或壁報上，於是這位學生頗有成就感。而你不能說他成功了，因為他在整體社會還是默默無聞。等到他再接再厲，日後他的作品被公認肯定而成了大師級的文章，甚而榮膺諾貝爾獎，這才算是成功了。再舉實例，楊

振寧在試驗室裡研究結果，已經有了成就，但仍舊誰也不知道，待獲得諾貝爾獎，真是一舉成名天下知，當其時也，那才是成功。所以不才為成功而杜撰了一個公式：「努力乘時間等於效果（成效），效果加天賦等於成就，成就加機會等於成功。」努力與時間要相乘而不可相加，因為你有十分（充分）時間，一點也不努力，努力是零，零乘十，還是零，若相加則不是零而是十。若十分（充分）時間，十分（充分）努力，相乘卻是一百倍，若相加則是廿。一百就代表最高的效果。可是有的人儘管努力，效果仍舊不理想，這就要看天賦高下了。尤其藝術家，天賦特別重要。但，有的畫家，畫的很好，不能說沒有成就，可就是沒有適當的人捧你，則終其一生，默默無聞的大有人在。若運氣好，天時、地利、人和條件都夠，一下子就名揚四海，這就是機會。當你有機會，時來運轉，才能功成名就，

才是成功。我的謬論，野叟獻曝，台端以為然否。

（山本無賴，空對酒。）

常人現在回過頭來再說沈秉鏢，他在桃園市近郊有工廠，地佔幾甲，叫我去參觀過，廠房排列，很夠氣派。在桃園龜山有林地，想闢為陰宅建靈骨塔，也叫我去勘察過。在陽明山有別墅，陳設華麗，也叫我去見識過。在台北仁愛路百利大廈有澤豐公司，我也去走訪過，員工不少，有模有樣。表面看，他為人很四海，對我曾說過：「郎教授，你是會計師，我請你辦事，應該當業務看待，親兄弟明算賬，該怎樣算就怎樣算，不過目前手頭緊些，事情辦完，一次結付。」平時少不了還替他墊幾文，不料他去了大陸，結果分文未給。事後我在想，他所以這樣說，這樣做，到處叫我看他硬體，是有步驟有構想的。他領著我看，是炫耀他仍有財勢，並非空談，叫你落實，好給他墊錢也給他賣命。當然，如果每樁案件都能照如意算盤

實現的話，照他的談吐儀表來看，不像偷雞摸狗的癩三，不會黃牛，應該說話算話，可惜一無所成，我也得認命。常諺道，命中七尺，難求一丈。認命，就心安了。

綜觀他整體事業，可能由於擴展的太快，好大喜功，以債養債，加上銷路不佳，等於雪上加霜，以致週轉失靈。於是想把工廠收攤關掉，改頭換面蓋住宅，以濟燃眉。他得到情報，聽說桃園已有都市重劃，他的工廠可能在都市計劃以內，不過省府一直未予公布，他希望走走門路，省政府、縣政府，雙管齊下，如能實現，則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也不知他從那裡得來消息，知道我是中壢復旦中學董事。桃園縣長劉邦友是復旦校友，他認為有機可趁，便商請我找劉縣長替他搭橋，替他說項，豈不如虎添翼，則更有指望。一旦地目變更，工廠變住宅，不啻黃土變成黃金。在沈氏慫恿下，我真找到劉縣長交談過幾次，

縣府也確有重劃打算，不過尚在規劃中，劉縣長很給面子答應我可以考慮積極進行，促其早日實現。不料桃園發生滅門血案，劉縣長命喪黃泉，沈氏這樁案子，便胎死腹中。

他在企求工廠地目變更的當口，他也有意將山林改闢為墓地，並加建靈骨塔，同時宣稱他那塊林地風水極好，交通也稱便。事成之後，照樣財源滾滾，日進斗金。本人不懂風水，人云亦云，聽他口吐蓮花，比東劃西煞有介事。由於那些年，有好幾家大型葬儀社，都朝這個方向發展，在淡水三芝鄉山區大興土木，變成一項時髦的行業。至於風水如何，小可我不信這一套。試問帝王陵墓風水，應該好之不能再好了吧，還不照樣改朝換代。我就聽過說相聲的定場詩：「風水先生慣說空，指南指北指西東，倘真若有龍虎地，何不當年葬乃翁。」我倒認為這種說法是很有道理。沈氏這兩項點子還無著落時，他

又想出一項法寶，擬將澤豐公司股票上市，不能上市，上櫃也行。這是救命丹，只要證管會能批准，用股票炒炒，可以活絡一下，流動資金就不成問題了。如此這般，我們會計師事務所，乃派出大隊人馬，先對澤豐賬項加以了解有無上市可能，查核結果，不但不能上市，連上櫃的可行性，都很渺茫。在一籌莫展，無可奈何下，他又想向大陸發展。認為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卻不幸死在大陸，這真是魂歸離恨天。他應給我的酬金，以及墊款，也只好「望風懷想」，等於泡影，劃歸呆賬。

有人說，替山東幫服務，錢拿不到，下小館吃一頓，乃稀鬆平常。可是為沈秉鑠辦事，腿是跑了，力是盡了，時間是費了，工錢白搭，車錢倒貼了不少，結果一頓飯，也未吃到。常人說，殺頭生意有人做，虧本生意無人做，我卻血本無歸，空悵惘。（未完待續）